

坐西朝东

—— 他乡的雨丝风片

艺术家人文笔记系列 钟鸣 著

钟鸣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西朝东：他乡的雨丝风片 / 钟鸣著.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2.1

(艺术家人文笔记系列)

ISBN 978-7-5452-0939-6

I. ①坐… II. ①钟…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9022号

策 划 徐明松

责任编辑 张 原 安志萍

装帧设计 薛濛远

版式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艺术家人文笔记系列

书 名 坐西朝东——他乡的雨丝风片

著 者 钟 鸣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939-6/J.590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头一篇（序）

原来想将二三十年前的小文改改再成集，因为那时写的文是应报纸杂志之约而写，现在看来有许多自己不甚满意的地方。但想来想去还是没大改动，只把看上去矫情或是觉得十分别扭的字眼去掉而已；是为了自己看着不要太难受，自作自受真正是人类最痛苦的事儿之一。

其实，这二三十年世界的变化可说巨大加之巨大，特别是数字化与互联网的发展之快，让太多“原本”起了想不到的改变，亦是质和量的改变。当然，人本身的最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每个活人都在变，有的自己还认识自己，有的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这本书的小文均是在欧洲学习与生活时的感受，现在想来，其中有些真实，有些伤感，有些可笑，有些矫情。但这确是当时的心思。恐怕现在而今的状态之下，有些文不合时宜，少人喜读或是别的什么。但这就像是人与人见面说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国人民在处理这些人物与文化关系时的理智态度应是世界公认的。

时下最火的微博，写文的先有各自的目的，伸张正义的，自说自话的，批评的，扬名的，发泄不满的等等。自己写给自己看看像是自言自语，我以为最有意思，也可说是相对地真实。写给别人看就不免有迁就

的一二，但也无妨，只要不是不情愿地动笔。人就怕自己逼着自己干什么，那叫个苦，苦过的人都知道。

原本我是个画画儿的，但有时心中想的事全靠画表达并不完全或是不能完全清楚地呈现，写篇小文也可表述完整一些。于是就开了写文的头儿，想来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也想把过去几十年的心思规整一番，自己笑话笑话自己：“噢，原来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人这种动物的一辈子是奇怪而又变化不断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写到这儿想起一件元代瓷器上的二句：“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录

头一篇（序）	1
拾 年	
春风似剪刀	3
金焦二山游	7
苏格兰格子尼	10
门牙	13
炼丹	15
那年伦敦下大雪	17
不一样的一样	19
回想牛津	21
换了主题的永恒	23
寓所的老窗帘	25
贡多拉的歌声	27
无边丝雨细如愁	28
童年的回忆	30
阳光	33
天凉好个秋	36
可遇而不可求	39
鸟笼	42
枫桥的钟声	45
灯火阑珊	48
夏日炎炎	51

太阳的力量	54
阶级的说法	57
到底要什么	59
读报说纸	61
打碎了那瓶老香水	63
格雷格的画	69
比利时北部的港口	71
炎夏读《竹堂高隐》	73
有谁不知道艾菲尔铁塔？	75
“野人”塞尚	77
车如流水马如龙	79
雨后空林	81
伦布朗的画	83
兰亭修禊	85
江山雪霁图说	87
我的心在高原	89

廿 年

莫奈的画儿	95
不可一日无此君	97
看陶	99
悠然见南山	101
清茗一杯读画	103
在路上	105
感觉，印象主义绘画	107
以火来照所见稀	109
康丁斯基	111
立秋、太阳与塞尚	113
林峦烟雨	115

青藤门下话青藤	117
画的精神	119
搜尽奇峰打草稿	121
大足石刻	124
明式家具	126
运煤的车和我	128
英国画家	130
不着急山水	132
郁金香	134
秋高气爽	136
丹青在人间	138
一一皆可寻其源	140
中国剪纸	142
夏珈尔	144
从听深树候莺簧	146
舟行	148
画中的阳光	150
人间少平地	152
泼墨仙人	155
剪纸	157
Simple Is Best	159
王石谷画山	161
呼童汲水煮新茶	163
托斯卡尼的奇迹	165
帘卷西风	167

卅 年

从画萨特说起

——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	173
-------------	-----

苹果树开花	178
城市的光	182
伦敦的小事	185
下雪	188
迎春花开有几瓣	191
过河	193
欲说还休	196
白日梦	198
彩虹	200
鱼缸	202
过节	205
茨冈人	207
初冬时节	210
大热天	212
乘船赴渝	214
一叶知秋	217
为什么去佛洛伦萨	219
北京春天的风	220
大旦鸟	222
过桥	225
绣球花	228
牛津的圣诞节	231
斜晖脉脉水悠悠	234
春山淡冶	237
乡下一二	240
在花园中	243
爱丁堡的四季	245
后记	248

拾 年

春风似剪刀

从去伦敦的车窗望出去，一簇簇的迎春花经已金黄地开放了，记得前一周看出去时，窗外还是灰蒙蒙的一片。怎么这么快就变得像春天了？想想看，可不是么，正月都快过去了。

伦敦的街上树木很少，再加上人逢阴天风雪之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穿戴，就更显不出季节的变化来。不过，春寒刺进骨中去的，就算迎春花开了，走在伦敦街头的人还是穿来穿去的走得飞快，阴湿的凉气袭得人们无可奈何。

海德公园附近的一条大街是永远闲不下来的。每天之中，各种不同肤色的、各类生活状态的人们，奔忙在这条街上，虽然彼此谁也不知道谁在忙些什么，可每人的脸却都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好像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全世界的什么关键枢纽连接着，仿佛稍一松动地球就会爆炸。在我这平俗的人看来，甚是觉得他们的认真与严肃不免有些虚张声势地可笑。

正事结束之后，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每次到伦敦，一定会来到这个P街，曾试图躲开这条街不走，跳上一辆巴士，可这车三转二转之后，我还是要在這條街上下车。真的，这条P街是我在伦敦无法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这P街之上，会常常见到英国的各种不同面孔与一些短暂的故事。

今天确是冷得非让我记住不成。真的不知道那路边的迎春花是怎么开花的，难道名为迎春，就一定得先受冻再开花吗？天又飘下了些片雪

来，看来是正儿八经地想让我知道什么叫“乍暖还寒”。我躲进一条老市场的通道之中去，想暖一下手脚，更可以看看有意思的传统英国物品，这条道上的橱窗都设计得十分有趣呢。里面又亮又暖，会使人忘记外面的雪片贴在脸上落进领口之中的滋味……“出去！滚出去！”粗粗重重的一声大吼，很像是那种德国狗的叫声，我转过头去看看，知道不会是对我吼，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对着我的视线走了过来，后面是个传统英国侍从打扮的人，继续大吼着“快！出去！”显然是对着前面的破衣人喊的。这看管通道的侍从留着两撇爱德华式的胡子，高耸的硬礼帽和胡子都在随着他的吼叫声而抖动着，很像是他真的动了气，又像是想吸引周围的人对他同情似的。他叫着、吼着、抖动着，可前面的褴褛人却如同没听见一般地，昂着头慢步地向外走着，步子很稳，走得很正。如果他洗净了头脸，换上体面的衣服，却很像那正在吼叫着的侍从的主人呢。

我看这突然的场面，心中冷战了一下，嘀咕着“为什么？”刚才一切的兴致顿时全消失了，什么英国传统的物品，什么橱窗设计，全他妈的一边去吧，难道衣服破就没有进入这人人可进的地方的权利吗？我知道，没人会解释什么，我其实也不期望别人解释。不是二十多年前就横下心不再听任何解释，也不向任何人解释了吗？是的，要不是今天见到了这桩事，我都快忘记了。怎么说也不该忘，那天也是这么冷，而且下着真正的鹅毛似的大雪。

在北京，人们形容起天冷时，常常说是“门把粘手”，其实就是天太冷了，加上“粘手”二字就更为加重了冷的感觉吧。就在那么一个冷天，我蛰居在同学的家中，已经两天两夜没出街门了，并不知外面世界有了什么新变化，只听说被造反的人群抄家、打死的事愈闹愈多。如此一听说，反倒觉得可以豁出去了，人人自危的结果就是没有危险的感觉了。尤其是没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就会像是没有什么都可以。自己是谁，为什么活着，如何活下去，一切反而不成问题。而且，总躲在别人家中也不是事，家家在这种疯狂的浪头上都不会安宁，况且我正年轻，

吃的又多，真的不好意思再给同学家添麻烦了。只好心一横：“回家去看去！也许有了什么变化呢。”

回到了我家那条胡同，看到了过去的家门，依然像前些天一样，门被封着，紧扣着粗实的铁条，手写的封条X字形地贴在门上，像是要永远永远地封在那儿了。门外的石阶上砸碎的瓷器碎片还依然零零落地散在那儿，那之中还夹着一支被踏得粉碎的父亲的老派克金笔，显然是一只大皮靴狠命一脚……恐怖而又没用的归来，我既没勇气撕掉那封条，也没能力打开那大门，我才真的相信，这个我长大的院子——它再也不属于我的家了。

是我的思维跟着我的双脚在移动，是真正的无目的行为，朝向繁华的城中心走去，也许是由于太饿了而产生的结果吧。西单的饭馆“又一顺”已经改成了“文革”餐厅，从外面看去，惨白的日光灯使得这餐厅更像是医院的停尸房，令人感到很恐怖。门外坐着很多外地来的“造反派”，他们坐在冰雪的地面上，那黑黑的棉衣裤，鲜红的像血一样的袖章写着他们的造反名称，在白白的雪地上，这几种颜色在一起就更加增加了可怕的感觉。我穿过这群横眉立目地盯住我的“造反派”，推开了餐厅的门，手被门把冰了一下，好冷啊！这突然的冰冷让我问我自己：一文钱也没有，进去干什么？可已经进到餐厅之内了，就姑且进去吧。货台上的食品看上去那么地冰冷，同门外的“造反派”，同冰凉的门扶手，同惨白的灯光一样，像是那么地无情而又妄图吞掉一切，但我的双脚还是向那些食物们移动着。没出息的肚子，如果你能不饿，我就完全可以不看这一切惨白的丑态。“喂！”“嗯！”我本能地应声望过去，一个声音开始机器般地发出来：“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我呆呆地看着那张正在出声音的嘴，那张没有血色的扭曲的脸，他念念有词后便对我吼道：“什么出身？”我这才明白，是这位“革命”售货员以为我打算买烧饼，才发出了这一大堆声音。“嘿，问你呢！”“噢，是，我并不买什么。”“别废话，问你什么出身？”“噢，我不大知道，可能是知识分子吧。”“什么？知识分

子？一定是他妈的‘右派’！滚蛋，滚出去，别在这找死！”从我的破眼镜后面望过去，他那七零八落的脸已看不出五官，我擦着被他喷在我脸上的口水，慢腾腾地往门外走出去。后面，那人继续骂着，声音真大，那声音就像要把我吃掉似的。人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我自己苦笑了一下，对自己说，这种无法解释的破问题。谁能解释，谁他妈的要听什么解释。

天已经全黑下来了，P街的路灯们刚刚亮时是橙红色的，慢慢地才变成很亮的黄光。一位从苏格兰来的卖艺风笛手高昂地吹着他的风笛，他脚下的帽子之中已集了不少的钱币，他吹得会更起劲。我从二十多年前的恍惚回忆之中转了回来，这儿是伦敦。但我还是想试试找找刚才从记忆中闪回的那张吼叫的丑脸，看看他在哪儿，看看他与那英国的吼叫侍从像不像，他们都一样要把人吞掉么？雪片变成了雨，顺着我的头顶往下淌着，我强迫我的思想回到现在。中国人的直头发不像洋人的卷发，直发要是一经雨淋，就会贴在头脸上的，会显得有些狼狈的样子，而卷曲的头发就不怕雨水……我找寻着头发在雨中的道理。倏地，又想到了那天在雨中的两位盲艺人，他们正在中环一条街边演奏着他们的乐曲时，一阵瓢泼大雨浇了下来，绅士淑女们尖叫着找着临时的避雨处，可这突然乱了阵脚的盲人却真的不知所措了，突如其来的人群慌乱踢翻了他们那只放了不多小钱的铁罐。那些硬币们滚向了不同的方向，人们都在雨的威胁之中，谁去注意这对老盲人的小钱罐——这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现象。

天完全黑了，返回牛津的列车坐满了下班的人，吸烟车厢之中的烟客们大口用力地吸着，吐着，再吸……关不严实的车窗像是永远再也关不上，冷风冷雨从缝中直劲地钻进来，和着烟的云雾，变成了新的叫不出名的东西。刚刚被雨水淋过的全身僵直地斜在座位上，任这冷雨与烟的合成抓咬与束裹。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我没去那中环的雨中去帮盲人找回那些小钱。他们的头发贴在他们的头脸上，正在地上摸找那几枚硬币呢……

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于牛津城

金焦二山游

游镇江，是我多年的心愿，但为什么空怀着心愿迟迟不去实现？这其中的原因太多，一时也说不清楚，总括起来，无非是几个：怕人多，怕挤车，怕扫兴。是的，名胜古迹，往往是书看得有趣，向往已久。怀着亲眼目睹，先睹为快的游兴，打点行李，挤车，着急，跟在花枝招展的游客后面爬石阶，登殿堂，走马看花一通，眼中所见远非心中所想象的，初起的兴致一扫而空。等回到家里定下神来，觉得好像被人愚弄了一场，那滋味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尝到过的。故此游镇江的心愿，也被我高高地搁起来，虽然离居处不过两个钟头的路程，却好像远在天边，“烟波浩茫不可求”了。

七月，江南黄梅刚过，天气便立刻酷热难当，人人犹如吴牛喘月，度日如年。一天朋友来访，说起天气这么热，旅游的人一定比往常少，说着说着不由得动了心，随后订票，动身，第二天就已经在往镇江的火车上了。这件事想起来令我自己发笑，好似吃了长年的素斋，忽然有一天大嚼荤腥来，没有个为什么的道理。

从踏上镇江地盘，“酷热”二字就牢牢地罩在我的脑门儿上，除非是逃难似的在旅馆的空调客房里喘口气。可原先就因为是不怕热来的，所以当隔着一片湖水遥遥地望见金山时，就径直走去，心里也不嘀咕了。

从南面走过去，经过塔影湖，可以先看整座金山婉在水中央的秀姿：密密层层的树木簇拥着众多寺院，最高处露出一幢宝塔的塔尖。这

依山的湖水，不远不近正好把金山与市嚣隔了开来，使你望着它的时候，把它想象成存在于千百年前的古代也未尝不可。想起来当初建它，也并非为了让世人当作消遣之地，只是事隔日久，任神皇佛祖，也无可奈何了。

步上几级石梯，未至山门，便觉气象不凡：院墙临山崖而筑，髹上了地道的佛门藤黄色，在艳阳下严而不威，端庄肃穆，四周林木掩映，更觉古雅而饶有情趣。想起早年游苏吴寺院，常感叹美则美矣，略嫌小巧，现在看这金山古寺，明显的长处就是占了地理的优势。试想谁有气魄能据长江之险，在浩渺的江水之中矗起如此规模的大庙来？据载，盛唐时期，佛教文化如日中天，朝野人心向之，唐天子敕令和尚法海修复古寺，遂有了今天的大观。以后历代文人，或专程游览，或旅途经由，无不留下题诗传说，我最欣赏的是明末张岱所记《金山夜戏》。此文并非记载某次盛会，而是他自己乘船途经金山，见江天月色甚美，即移舟登岸，在寺院大殿上掌起灯火，摆开戏具，锣鼓喧天地唱起韩世忠大破金兵的戏文来，引得一寺的人都起来看，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何等的诡奇有趣，我真羡慕古人活得潇洒自在，兴致所至，无所不往，根本没有“拘束”两个字。当然，今天游金山，要是脑子里一片怀古的缅想，就会觉得兴味索然了，只是走过那廊檐、竹园、幽径、禅房，不由得想到这原是逝去年代的场景，它所体现的文化和现时眼中所见的人们的面貌，是如此格格不入。它的殿堂和院墙仍是坚实宏伟的，它园中的树木花草，也和当年种植的无异，甚至当年苏东坡写经的楞伽台上，或许还保存着若干经藏典籍，可现在是人去楼空，纵然你驻足凝神，也无法体会这不复存在的一切了。

看来我注定了仍然要和时髦的红男绿女一同观光，在斑驳的寺院墙前，滑稽地斜倚着一把尼龙花伞，等等。但还是满足了，毕竟我是来过了，尤其是登上高处，透过蒸腾的云气望见一片鱼塘，明镜似的水面竟然是这样遥远迷蒙时，我稍微领悟了一点佛门的真谛。

和金山比较起来，焦山就安静得多，尤其是隔水望过去，葱葱茏

茏，像一个还未上妆的小丫头，难怪古人冠以“浮玉”的雅号，真是确切不过，但从这里远望，并非是焦山的真貌。外表温雅的焦山，遍地覆以苍翠竹木，而寺院亭台，则深藏其中，有“焦山山里寺”的说法。此地名胜，不减金山，问以花径、林荫，别有一番天地。我最赞叹的是焦山碑林，一色的粉墙、砖地，纵以翠竹修篁，清静幽雅之极。碑林深处，令人瞩目的便是《瘞鹤铭》。碑铭本身已被历代书法家推崇备至，我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这刻碑和立碑的过程使我十分感动：先人为悼念一对白鹤写下了这篇铭记，立碑后不想岩石崩裂，坠入江中，到清康熙年间，居然有位镇江知府邀人从江中捞了出来，把这块残缺不全的碑石重新立了起来，古人的至诚之心，由此可见。焦山藏有如此不寻常的一段故事，足以教训后世万代，也可以无愧古人了。

辞别金、焦二山，心下已经得到极大满足，我不愿追随旅行团式的游览，所有名胜，必定要去走一遭，照一番，留下零零落落的印象，除了能跟人说声“我去过了”以外，跟没去过实际上差不多。我自觉精力有限，天又还是那么热。结果，留下了北固山和南郊诸地名胜，也把再游镇江的心愿重新搁在心里。只是有一点是明白了，下次再去，哪怕是冒着冰天雪地的严寒，也不要在大暑天去，那股滋味，也不是每个人都体会得到的！